

法國人不說英語

小雪



關於法國人不說英語這件事，很多人用「傲慢」兩個字草草總結，這對法國人是不公平的。

剛搬到法國，第一次體驗到了父母當年到美國來看我們時語言不通的焦慮感。麵包店，超市，銀行裏，肢體語言都比英語好用。不過好在這些都是服務行業，法國職員多少都會努力地解釋溝通。然而糟糕的是，辦理各種手續的政府職員完全不說英語！巴黎最大警察局的辦事大廳，竟然找不到一個說英語的人！他們攤開手，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彷彿在說「你不說法語這事兒辦不了」，這是何等讓人抓狂的情形。

唯一一次，在一個政府部門遇到一個會說英文的女職員，我們有禮貌地問她會不會說英語。她放下手中的東西，抬起頭，用標準的英語一字一句認真地說：「我會說英語，但是你們來法國生活你們就應該說法語。」當時腦海裏有一萬個大寫的「傲慢」兩個字。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件事，我似乎有點無法辯駁，也多了幾分理解。

是的，來法國生活就該學法語。首先，對於持有超過六個月長期居留的外國人，法國政府從他們到達法國的第

一年便全力幫助他們融入法國社會。為此，法國政府提供了法國歷史文化教育課程和長達二百多小時的法語課程，以及職業培訓等等。而這一切都是免費的！所以，法國在誠意滿滿的迎接你，你難道不應該學習一些基本的法語再來這個國家麼？

其次，我真的找不出一個好的理由說，法國人應該學習英語，因為可以方便說英語的人不用學法語也可以在法國生活。在法國，英語在旅遊景點或是大部分餐館和大型購物場所都是可以溝通的，這一點來說，對於遊客已經足夠了，沒有任何抱怨。

所以，如果是來法國生活，法語便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法國文化的一部分，有什麼理由不接受？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法國人的英語不好，這是真的。他們說出來的帶有嚴重口音的英語很容易讓人分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在說法語還是英語，需要非常努力才能聽懂。我也慢慢發現很多法國人並不是所謂的「哪怕會英語也傲慢的不願意說」，而是因為很多人能聽懂英語，但是發音對他們來說很困難，所以他們對說英語是沒有太多信心的。

所謂入鄉隨俗，來到法國安居樂業，學好他們的語言，品嚐他們的食物，欣賞他們的文藝，像他們一樣做世界上最迷戀生活的人，不是很好麼？

大師夫人妙語連珠

劉永加



民國時期大師輩出、燦若星辰，他們用智慧和汗水留下了無數寶貴的文化遺產，而與之朝夕相伴的太太們也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她們作為那個時代的女性，或是相夫教子，或是事業相伴，但是她們偶爾也會迸發出詩一般的生活感悟，同樣精彩絕倫，留下多少醉美佳話。

民國最具才情的情多才子徐志摩，終於追到了才女陸小曼，由梁啟超作為證婚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那時，古怪的學者辜鴻銘提出了一把茶壺應配幾個茶杯的理論，來比喻一夫多妻制，大受擁有三妻四妾的男子們喝彩。

而徐志摩的好朋友邵洵美卻一反其意，在徐志摩、陸小曼的紀念冊上，畫了一把茶壺只配一個茶杯，並題詞云：「一個茶壺，一個茶杯；一個志摩，一個小曼。」也許是好朋友吧，才在一邊旁敲側擊，警示志摩要對得起小曼。

陸小曼更是珍惜他和志摩的情緣，為了防微杜漸，一次，她對徐志摩說：「你

不要以辜鴻銘的比喻為藉口，拈花惹草，給我羅列幾個茶杯。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你是我的牙刷。茶壺好和人合用，牙刷是合用不得的。」

陸小曼的妙語，不知多情的徐志摩當時作何感想？

大史學家梁啟超一生娶了兩個夫人，原配李惠仙，生有兒子思成、女兒思順、思莊；第二個夫人王桂荃本來是李惠仙的丫鬟，後由李夫人作主，給梁啟超做了側室，操持家務，克盡庶職。李夫人去世後，王桂荃成了梁家的當家人，他對李夫人的孩子一樣視如己出，思成等也敬重她若生母。王桂荃是中國典型的賢妻良母，梁啟超誇她為「我們家極其重要的人物」。她共為梁啟超生了六個孩子：思永、思忠、思達、思禮四個兒子，思懿、思寧兩個女兒。

梁啟超的子女都很爭氣，個個學有專長，其中兒子思成成了建築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思禮成了火箭專家，思永成了考古學家，二人都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可謂成就斐然。王桂荃非常引以為自豪，她與外孫輩閒話家常時，怡然自得地笑著說：「你們二舅思成學建

築，要造房子；小舅思禮學軍事，免不了要毀房子；房子毀了，埋進地下，三舅思永又要去挖地底下的房子。他們一造、一毀、一挖，三個人都處在咱們一家，你們看多有趣呀！」

丫鬟出身的王桂荃，在大學丈夫和成就非凡的兒女們的影響下，竟也妙語連珠，譬喻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大畫家傅抱石的夫人羅時慧，早年就讀於武昌藝專，一九三〇年與傅抱石結婚。結婚後，傅抱石對她說：「你我對書畫都是半瓶子醋，你要是把你那半瓶子醋倒進我這半瓶，我就不會是別人瞧不起的半瓶子醋了。」

從此，羅時慧不再寫字作畫，一心操持家務，支持丈夫投身繪畫，甘當「磨墨婦」，傅抱石終成大家。羅時慧數十年如一日地輔佐丈夫從事國畫創作與研究，但是生活中，她率性而行，夫妻之間，時相諧謔，充滿生活情趣和文化氛圍。

有一次，傅抱石外出，走到門口，忽然內急，便在門口樹下方便行事。羅時慧在後面看到了，大聲地問道：「你是不是怕認不出回家的路了，要在樹根留點記號呀！」太太諷而不虐的比喻，讓傅抱石大笑而去。

他們的生活情趣可見一斑，真是伉儷情深。今人聽來，也是趣味盎然、欣然大笑。

家有「後勤部長」

張桂輝



把妻子比作「後勤部長」，不是我的「發明」，但我已日漸認可這個稱謂。

退休那年年底，通過稿件往來而「認識」我的《楚天消防》雜誌社，熱誠邀請我前去該社任「總編室主任」，開出的待遇較為優惠不說，還派出一位副總編專程來福建接我。盛情難卻，曾經大小也是一個「官」的我，決定轉換角色，去體驗體驗「打工」的滋味。

「一大把年紀了，不缺吃不缺穿的，還背井離鄉去過不安穩的生活，何苦來着？」妻子一開始並不贊成。見我主意已定，還是整理行囊，冒着嚴寒與我一起飛往武漢。素有「大江大河大武漢」之稱的武漢，其他都挺好的，唯獨氣候不太好——冬天北風嗖嗖，天寒地凍；夏日熱浪滾滾，如焗桑拿……妻子對這樣的氣候很不適應。可為了照顧我、支持我，還是默默忍受著、堅守著，陪我在人生地不熟的武漢生活了一年。「有嫂子這麼好的『後勤部長』，張哥您真幸福！」一次，在飯桌上，那位副總編當眾發表了這番見解。此後，「後勤部長」成了妻子的「代名詞」。

常言道，「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在我看來，男人的成功，沒有統一的標準；女人的偉大，也不好輕易下結論。像我這樣的男人，算不上成功，妻子自然也就算不上偉大。但我相信，任何一個男人，要想有所作為、有所建樹，都離不開妻子無私的、堅強的後勤保障。

後勤保障，看起來不過是「吃喝拉撒睡」之類的「小事」。其實不然。對兵家而言，不論是進攻，抑或是防禦，不要說缺少後勤保障，只要是後勤保障跟不上，其結局不是事與願違，也是事倍功半。正因此，自古就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說法。居家如此，居家亦然；作戰如此，生活亦然。

古往今來，中國家庭的分工，大多是「男主外，女主內」。這不是什麼男尊女

卑，而是一種揚長避短。「主內」，說白了，就是不遺餘力搞好家庭的後勤保障工作。年復一年，日復一日，須臾不可或，一點馬虎不得。道理明擺著，後勤保障工作搞好了，男人才能有滋有味享受生活、無憂無慮打拚事業。

退休前的幾十年間，我筆耕不輟，小有成就——發表了百餘萬字作品，出版了七本個人文集，並有幸成為中國作協萬分之一的「分子」，所有這些，都與妻子的周到保障、鼎力支持分不開。長期以來，我在家裏除了偶爾洗洗碗，其餘家務事妻子全包了。大事小情也好，採買物品也好，既不用我動手，更無需我操心。餐餐菜美飯香，天天如住賓館。正因此，我才有時間和精力爬格子、寫文章。有時，我對一個觀點一句表述，或者對文章的題目拿捏不準、猶豫不決，還要請她當參謀、談看法呢……

家是名副其實的「幸福港灣」，妻是實至名歸的「後勤部長」。可想而知，一個男人，倘若寒來暑往家中不乾淨、穿得不整潔，長年累月飯菜不可口、精神不愉悅，憑什麼去戰勝他人？拿什麼去贏得成功？

我感悟，家有「後勤部長」，是男人的最大幸福。大量事實表明，每一個和睦和諧、美滿發達的家庭，每一個自強自立、事業有成的男人，家中都有一個稱職的「後勤部長」。不承認這一點，不是你沒有這種難得福氣，而是你未能用心體會而已。

人貴有自知之明。與多數同級同類的人比較，我那九十多平米的家，偏小一些、簡陋一點，但我愛我溫馨的家；與一些溫柔賢慧的女性對照，我的妻子不善於纏綿綿綿、不刻意卿卿我我，但我愛我勤勉的她。結婚三十多年來，我從不曾動聽的語言誇獎過她，沒有用名貴的服飾寵絡過她，可我一向從內心感激她。不是她幾十年如一日，為我提供必要的、良好的後勤保障，就沒有今天的我和我的今天。值此「三八婦女節」到來之際，我要真誠的說一聲：辛苦了，我的「部長」我的妻！



我是從八道灣南面的前公用胡同試圖進入八道灣的。讓人十分奇怪的是，連續問了好些人，包括一些上了一定年歲的當地居民模樣的人，對於八道灣、對於魯迅故居都相當茫然。最終我是在該胡同東段，北京市西城區少年宮，向傳達室的門衛打聽，才確認八道灣就在這附近的；但是，這位門衛同時淡淡地告訴我，八道灣十一號，也就是我說的魯迅故居已經拆了。

這讓人心情大壞。對於北京八道灣十一號，多少年來我懷有相當特殊的感情。因為我知道，這裏是魯迅當年掏出近四十大洋在北京置下的他個人名下的第一份房產；我還知道，他與他母親、夫人朱安，在這裏住了三年多的時間

——他在北京期間數處故居中，居住時間最長的一處；同時，我也知道魯迅的兩個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那一陣也居住在這裏，有過一段被魯迅稱之為「中興」的快樂的大家庭生活。當然，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反目之後離開這裏，後者繼續在這裏居住了四十多年，走完了他十分複雜與頗具爭議的人生，我也知道。

大約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後，我曾經看到過一段介紹周氏兄弟在八道灣家中發生衝突，乃至其中一人抄起香爐砸向另一人的驚心動魄的文字。所以，我對八道灣胡同這個地名印象相當深刻，多少年來一直希望有機會尋訪這裏。此外，從中國文學的角度來說，這個地方假如說我們稱之為「聖地」有些過分的話，那麼，說這裏值得記憶、值得拜訪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魯迅在這裏創作了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傳》以



▲原本位於北京八道灣的魯迅故居外觀

尋跡八道灣

嚴陽

大約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後，我曾經看到過一段介紹周氏兄弟在八道灣家中發生衝突，乃至其中一人抄起香爐砸向另一人的驚心動魄的文字。所以，我對八道灣胡同這個地名印象相當深刻，多少年來一直希望有機會尋訪這裏。此外，從中國文學的角度來說，這個地方假如說我們稱之為「聖地」有些過分的話，那麼，說這裏值得記憶、值得拜訪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魯迅在這裏創作了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傳》以

及《吶喊》、《彷徨》，周作人則在院中的「苦雨齋」裏寫出了諸如《烏蓬船》一類的相對「沖淡」的隨性文字。同時，我們不能不說的是，鄭振鐸、劉半農、許地山、許壽裳、胡適、蔡元培、郁達夫、錢玄同、沈尹默等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一衆英豪，在五四運動前後，經常出入這裏。

以魯迅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以這裏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出入的頻率、曾經產生的影響，這裏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價值、歷史價值？是不是因為這些，所以八道灣十一號在可能的情况下應該予以保護？答案無疑應該是肯定的，但是現在的結果卻是，這裏被徹底拆除了，最終成為遷到這裏來的某所中學的一部分。

也許對北京這個六朝古都來說，文化遺存太多太多了，而我們的城市又需要發展，今天的老百姓的居住條件、生活環境等又需要不斷改善，所以，對於那些決策者來說，往往面臨十分困難的抉擇。而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也不能動，那也不能拆，只能讓我們的城市建設裏足不前，很多美好的想法停留在口頭、停留在規劃上。不僅如此，那些保留下來的古舊建築因為年久失修等原因，往往其外面破破爛爛很不中看，內部的結構也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所以，即便決定予以保護，可怎樣做方能兩者兼顧也讓人十分頭痛。因此，一拆了之可能是最簡單的方法。

尋跡八道灣讓人相當失望，不過，在同一天我在琉璃廠南柳巷中段看到的「京報館」卻讓我稍稍獲得了安慰：這座小樓雖然也已經破破爛爛，但是其南牆上的「京報」的「京」還在，「報」字雖然已經掉落，可依然能夠看出些許痕跡。更重要的則是，站在這座小樓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昔日的「京報」人似乎依然在這裏進進出出，為他們的理想，為他們的奮鬥目標而奔走而忙碌——這就是曾經發生在這裏的歷史呀，而歷史是不該被遺忘的。

網絡圖片

宋朝多有當爐女

劉誠龍



比較一下唐宋女娥，唐朝女怕是多貴人婦，穿長裙著短衫遊春日，好耍得過，「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宋朝女怕是多老閻娘，繫圍裙當爐，勾頭去打酒。

唐朝女成群結隊拋頭露面，多半是逛街耍子；宋朝女單打獨鬥吆三喝四，多是當爐賣酒，要言之，唐朝女士逛街，是老閻女；宋朝女性當街，多是老閻娘。「城中酒徒猶夜出，驚嘆落月西南斜」，這詩是宋朝葉適寫的，是替一位叫朱娘的老閻娘寫的。朱娘在南宋臨安府開了一家酒店，酒店坐落在長橋邊，遊山玩水遊客們玩累了，順便呼朋引伴，來酒店喝兩盅，見了朱娘，眼睛都錫了，腳邁不動了，落月西南斜，酒徒猶夜出，酒不醉人，老閻娘醉人。

千年以來，女性都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漢朝卓文君以嬌嬌女而做老閻娘

，不多見。她本不是當爐女，只是她爹不讓她嫁司馬相如，她與她爹鬥氣，偏要嫁；老爹不給嫁資，她便去當爐賣酒，扒她老爹臉，氣死老爹算。卓老爹果然掛不住臉，打發卓文君一大筆錢，卓文君馬上收了圍裙，回了深深深幾許的庭院，再也出不來經商了。

唐朝女子孟浪，便在街頭搖搖擺擺，擺擺搖搖，那還真是逛街好耍。宋朝女子風火，流著香汗，嚴寒酷暑，穿街走巷——歷朝歷代，何曾見過女性整日在街頭巷尾走貓步走狐步，碎碎跑步的？

宋朝或真是特例，《清明上河圖》裏描繪了不少女性，不時在街上遊逛，更在街頭擺攤，以勞動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視野，宋朝或真個出乎「史」外。《水滸傳》裏，有個孫二娘，在孟州道十字坡，與老公張青開了一家店子，又賣酒，又賣包子，你看她那身打扮：「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擦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看客們色眼瞞去，但見孫二娘敞

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

孫二娘潑辣，不見羞羞答答，不見扭扭捏捏，並非我們心目中的古典裝幀雅裝貞靜裝弱不禁風的女性形象，腳板厚，肩頭硬，臉上是紅撲撲的健康色，那是大宋商潮滾打出來的。不過孫二娘非大宋女老闆主流，宋朝女性經商，多半是充分發揮女性長處，大多從事茶樓酒肆，花店飲食；也不像孫二娘一味逞強，多以柔弱示人。有位宋五嫂，在東京開封府開了一家特色小店，北宋亡後，大概跟李清照一樣，混在難民隊伍裏，流浪到了臨安府，在蘇堤安頓下來。何以謀生？宋五嫂善做魚羹，她當年在東京時候，開了家魚羹店，皇上也會到她店子喝過一回酒，點吃過特色魚，「曾經禦賞」。五嫂到了臨安府，重操舊業，開起了魚羹食府，「曾經禦賞」的招牌掛起來，河風吹，酒旗飛，「人所共驅」，生意火爆着呢。沒多久，宋五嫂「遂成富媪」，打造了大宋女性就業的佳話。（上）

文化大院老張頭

黃東成



大院裏從事根雕的有好幾位老處長，堅持下來唯老張頭一個。老張不像別人喜歡搞大型的，一鳴驚人，他卻慢慢悠悠做一些小品把玩。他有一個習慣，一有新作，便迫不及待要拿給朋友去欣賞品評。這不，那天我剛走進院門，便在院子裏被他截住，立即從外衣口袋裏掏出的新作，一個可以放在掌上的芭蕾舞小天鵝。我本有事欲急着回去，看到他的這件作品，眼光彷彿被強磁場吸引難以移開。去掉皮的樹根，光溜溜的很像人的肌膚本色，利用樹根本身原來的枝杈略事雕刻，一個飛翔起來倒踢紫金冠的舞蹈動作造型，一個可愛的溢滿青春氣息少女形象，活脫脫呈現在眼前。也許因為是演員出身，老張有他自己獨特的藝術視角，他的審美趣味總與一般人不同，作品精巧而有靈性，別致而又舒展，融傳統與現代於一體，耐看，耐讀，耐品味。他為此還專門寫了好多篇關於根雕的美學文章。自一九八六年對根雕產

生興趣至今，他已經創作了三百件作品，一件比一件有靈氣，難怪，有一次一家日本報紙的總編輯來訪，偶然看到他的作品，連連稱奇，一個業餘根雕作家，居然創作出如此高質量的根雕作品，簡直不可思議。回去以後，這位老總親自為他撰寫了一篇介紹文章，他收到報紙後立即拿給我，文章幾乎佔了大半個版面，同時還刊載了他的好多幅根雕彩照，可以看出他頗有點喜不自禁，更顯出了一分天真。

我終於明白他為什麼看上去不顯老了，正如老張自己所說，平時從不言老、不嘆老、不服老，而是精神飽滿，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竭追求，從追求中培養和尋求樂趣。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老年人最怕幾個人聚在一起，嘆老，嘆病，無端自尋煩惱。其實，只要自得其樂，平淡的生活也會變得多姿多彩。難怪老張興趣那麼廣泛，原來是在不竭地追求樂趣，追求熱愛生活的樂趣。熱愛生活應是人人活得有滋有味志卻衰老的第一要素。（下）